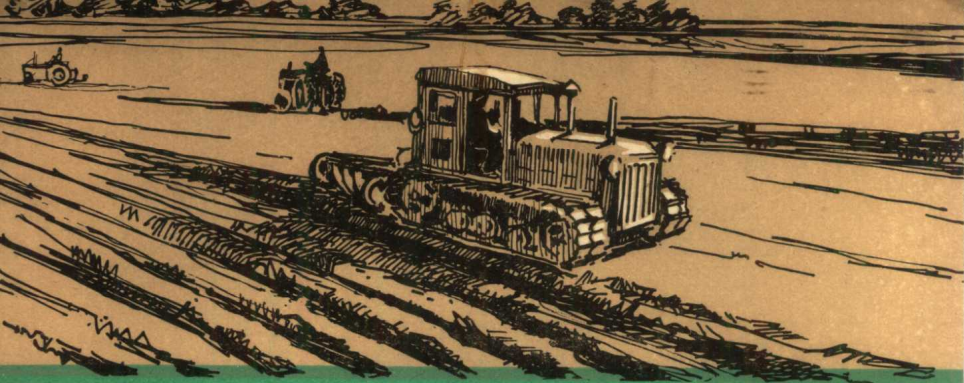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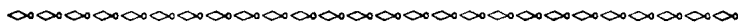




艰苦创大业 粮棉双高产

——湖北省新洲县刘集人民公社

农业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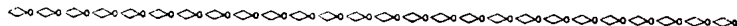


艰苦創大业 粮棉双高产

——湖北省新洲县刘集人民公社

謙 实編寫

农 业 出 版 社



内 容 提 要

湖北省新洲县刘集人民公社解放前是“三圩、两湖、四沙滩，外加一座大坟山”的穷地方。解放后刘集人民在党的领导下，依靠集体力量，凭着劳动双手，以治水改土为基础，以农业机械化为中心，全面开展技术改革，达到粮棉持续双高产，成为湖北省农业先进单位之一。

刘集人民艰苦奋斗，治水改土，在全社范围内形成了一个纵横交错的排灌网，改造了一千六百多亩渍沙地和响沙地。本着勤俭办社的方针，自力更生，大办农业机械，基本上实现了耕作机械化。在这个基础上，科学实验和技术改革遍地开花，实现了粮棉双高产。

刘集公社自力更生，艰苦创业，实现粮棉双高产的事迹，鼓舞着群众，推动着比学赶帮超运动的发展。

艰苦创大业 粮棉双高产

——湖北省新洲县刘集人民公社

谦 实编写

农 业 出 版 社 出 版

北 京 老 钱 局 一 号

(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 106 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装订

统一书号 4144.213

1965 年 12 月北京制型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

1965 年 12 月初版

三十二分之一

1965 年 12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字数 30 千字

印张 一又八分之一

印数 0,001—30,000 册

定价 (科一) 一角

目 录

艰苦奋斗	治水改土	5
胸怀全局	拣重担挑	13
自力更生	大办机械	19
科学种田	越种越甜	26
一旗高举	百花竞艳	32

在长江中游北岸，举水河旁，有一个以公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人民公社，这就是湖北省农业先进单位之一的新洲县刘集人民公社。这个公社，目前有一千五百多户，六千零一十八亩棉地和二千亩水田。

解放前，这里沒有一块平展的土地，摆在人們面前的是三圩、两湖、四沙滩，外加一座大坟山。三圩是何家围、白湖圩、叶家圩，地势低，渍害重；两湖是程家湖和大小泊，历来是割驴子草的老窝子；四沙滩是廖家垵沙滩、刘集畈沙滩、靖夹洲沙滩、沈弯上沙滩，面积共二千五百多亩，其中全是飞沙的就有一千亩（图1）。

那时候，这里的地是“水袋子”，田是“菜篮子”，怕旱又怕涝，十年九不收。即令碰上个风調雨順的好年景，每亩地也不过只收皮棉十几斤，粮食近百斤。

那时候，群众生活痛苦不堪。“有女莫嫁刘集畈，十年就有九年淹，夫妻离，儿女散，两只籬筐把家搬，闾东走西寻出路，一年能有几家还。”解放前夕，一百零二户的程一里弯，有九十户人家扶老携幼，沿門乞討。現任公社党委書記程金阶，那时两腿潰烂，四乡告化，受尽折磨。

• 1 •



图1 未改造的飞沙地

解放后，特别是合作化后的十一年来，刘集人在党的领导下，依靠集体经济的力量，凭着社员的六千多双手，在这“一穷二白”的土地上，逐步建成社会主义的新农村。

如今，这里的大地不再是“三圩、两湖、四沙滩和外加一座大坟山”的悲惨荒凉景象，而是一片肥沃、广阔的锦绣田园(图2)。

如今，这里的水不再摧残庄稼和危害人民的生命，而是听



图 2 改造后的棉田

从人的控制，把它积蓄起来养鱼、种藕，或者使它顺着一条条渠道，流向每一块田地，抚育着庄稼。

如今，这里的耕地、排灌、脱粒、运输、加工，不再是单纯依靠笨重的体力劳动，而是主要依靠拖拉机、脱粒机、抽水机、轧花机、碾米机、磨面机、汽车和胶轮板车……。

如今，这里的土地给劳动人民的报酬，不再是亩产皮棉十几斤，粮食近百斤。一九六四年，这里亩产皮棉一百五十六斤三两，稻谷九百六十三斤半；一九六五年，小麦实收亩产五百三十七斤九两，预计皮棉和稻谷的产量，可以超过一九六四年。群众说：“如今‘水袋子’变成‘棉花篮子’了，‘菜篮子’变成

‘粮仓’了。”

如今，这里的集体经济，不再是初成立农业社时那样缺少资金积累，而是拥有百万财富的大集体。目前每十一亩耕地有一马力的农业机械，每四亩耕地有一件半机械化的改良农具。仓库里贮存着三十二万五千斤粮食。

如今，这里的社员，不再是缺吃少穿，沿门乞讨，而是家家有存粮、存款，人人有新衣。一九六四年，社员除了分得粮、棉、油、柴等实物外，每人还分得现金七十四元六角。贫农社员程寿波，一家八口人，两个半劳力，虽然劳力少，人口多，一九六四年仍然从集体分得纯收入九百八十四元，每人一百二十三元。对比解放前的生活时，他说：“那时候吃了过年饭，怕催租，怕水淹，怕天干；现在，有公社，有机械，旱来抽水，水来排渍，家里有余钱剩米，有吃有穿。这都是多亏有了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”



图3 社员们选最好的棉花
卖给国家

席，有了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好领导！”

刘集人民过着幸福的新生活，他們一时一刻也沒有忘記国家。八年来(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四年)，共向国家出售了皮棉三百七十万斤(图3)，油脂五十五万九千斤，生猪三千零七十六头，鮮魚六万二千三百斤，鮮蛋三万八千七百斤。粮食，一九五七年由国家供应一百二十七万五千斤；一九六四年基本自給；一九六五年，他們要爭取向国家提供一批商品粮。

艰苦奋斗 治水改土

“打破茅簷口，四十八围一路走”。解放前，刘集的群众，吃了年飯，就怕淹水。这里位于举水河下游，地势低洼，那时候虽然两三个村联合一起，在当地筑了許許多多的小围子，但是仍然难免要遭受到洪水灾害。群众的生命、财产，主要寄托在上游的茅簷口大堤。而那時的茅簷口大堤，又年久失修，每当洪水到来，常常是穿堤而过，刘集首当其冲。从老年人的記憶里，淹得最苦的要算一九〇七年，弄得庄稼顆粒无收，房屋倒的倒，塌的塌。靠近堤边的夏家大垸，全垸一百多栋房屋，被洪水冲走了九十多栋；四百多人，有的被洪水淹死了，有的灾后无家可归，不是餓死，就是冻死，最后只剩下四十多人。

解放初期，他們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和领导下，同全县人民一道，在举水河两岸，兴修了百里长堤，从此結束了洪水危害的历史。

修堤防洪，結束了洪水危害的历史。但是，围內漬水仍然是刘集人民发展农业生产的突出障碍。暴雨一来，平地起水，傾刻之間，夏家大垵淹了，夏家中垵淹了，程家湖淹了，叶家围淹了……，大地一片汪洋，一淹就是一两个月。严重的时候，树梢上行船，屋檐边洗菜。

排出围內的漬水，这里人們早就有了这个心願。可是，在旧社会里，人們被私有制度束縛住了手脚，无能为力。

一九五五年，第一个高級农业社——前进一社在这里誕生了。社里在研究制訂生产规划的时候，当时的社主任，現在的公社党委书记程金阶，首先提到的就是根治漬害。他說：“旧社会給我們留下来的絆脚石不搬走，怎么能建設社会主义！”社員們听了，都打从心坎里拥护。大家說：“过去想开一条沟，抬脚动手就怕伤害別人；如今人多力量大，田地又都是社里的，要怎么办，就怎么办！”

根治漬害的第一步工程，是要在刘集街南面挖通一段废堤。不料在动工的时候，地主分子刘希金造謠說：“堤下有个黑魚精，当年修堤的时候，曾敬了三天菩薩，下了一口大钟，才把它压住。如今要是挖开，它就要翻身，刘集街又要遭灾遭难。”那时有些怕神怕鬼的人，給阶级敌人的謠言一时迷惑住了，不敢去挖堤。

阶级敌人企图阻挡我們前进，那是痴心妄想。于是干部分头沿門串戶，发动群众，訴苦刨根。貧农下中农社員說：“什么‘黑魚精’、‘白魚精’的，就是他这个老妖精(指地主分子)在作怪，不想我們过好日子。”

眼睛擦亮了，干劲更大了，广大貧农下中农社員，怀着阶

級仇恨，冒着刺骨严寒，領先参加了挖堤工程，个个都干得欢騰，干得起劲！

每天清早，天边还未透亮，刘集街上已經敲响了銅鑼，人們从四面八方汇集攏来。干在工地，吃在工地，不到天黑不收工。开始，用笕箕挑，后来改用車子推，提高了工效，加快了工程进度。

沒几天，废堤挖通了。接着，从鋪弯到白梅河的大排水沟开通了，从夏中埭到夏家港的大排水沟开通了，从程一里弯到夏家港的大排水沟也开通了。

一九五六年夏、秋两季，暴雨照样大下几場，但是田里的庄稼顆粒无損。这年，皮棉亩产八十三斤二两，水稻亩产五百三十八斤，他們在集体化的道路上，欢庆了第一个大丰收年。

从治理漬水到夺得丰收，鼓舞了刘集人的斗志。他們說：“在灾害面前，只能前进，不能退却。”一九五八年春季，他們又向旱魔发动了新的攻势。

要降服旱魔，就得在全社范围内修塘筑堰，开渠建閘。三座大閘之一的刘集大閘，是蓄水防旱的第一个重点工程。

修閘，这是个新鮮事，也是个大工程。技术人員从哪里来？器材从哪里来？資金从哪里来？所有这一切，不仅沒有拦住刘集人民，而且更加激发了他們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。他們說：“穷摊子要靠穷办法，只要人心齐一，蚂蚁也能抬起骨头来。”

沒有技术人員，程金阶同志带头钻研技术。他和几个干部一道，用筒壳、飯碗当水平仪，用脚步当丈尺，到处描划比算，終于把标工、土方、用料算出来了，工程設計也制訂出来了。沒

有器材，沒有資金，程金階同志和几个干部分头下去找党、团员，找貧农下中农商量，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说：“拦水閘一定要修。沒有錢，沒有石头，我們自己想法子。”

世間上，沒有一條天然筆直平坦的道路。刘集人民在施工过程中，又碰上了一个連一个的困难。大堤清基，浮沙崩，河水浸，白天挖下去，晚上又被浮沙、浸水填起来，接連干了二十七天，閘基沒有清出来。社員着急，干部着急，领导这项工程的公社副主任刘福祥更是着急。他是一位从枪林弹雨中闖过来的荣誉軍人，战争的經驗告訴了他，在困难面前，既要勇于克服困难，又要善于克服困难。他向老年人請教，向工程技術人員請教，終於找出了一個制服流沙的办法，就是用一排竹簍子扎下去，人下到簍子里面掏沙填土，挖一段，筑一段，工程进展得十分順利，十分迅速。

不想，正在这时，却碰上了連續三个钟头的大暴雨，建閘外围工程——临时拦水坝潰口了，快要筑起来的閘基，又被冲了个淨光。

这时候，有些富裕中农开口了。有的泄气說：“这一下全完了，馬上播种季节一到，哪有閑工夫搞这鬼把戏。”有的埋怨說：“又不把自己称一下，这么大的工程不靠县里，哪能成事呢？”

“真的不能修成嗎？我就不服！”刘福祥一面心里想着，一面找貧农社員李望洲、刘子祥、刘南山、夏桂蓮和李海洲等商量对策。这伙人，平日都是生产讲质量、建設打冲鋒的骨干。在这次建閘工程中，他們也都是泥里来、水里去的闖将，同刘福祥一道，哪里有困难，他們就战斗在哪里。如今，眼看群众用血

汗凝成的閘基被洪水冲走了，誰个不心痛。不过，他們都有一个共同的想法，閘不建成，决不收兵。

意見很快統一了。他們有的領着老人在河邊車水，有的領着婦女在岸上担土灌袋，有的領着青年在水里打桩沉袋。工地上的人群川流不息，吆喝声响彻云霄，战斗又重新开始了(图4)。



这时虽然已是阳春三月，但是水还是冷得刺骨。可是，决心要当自然的主人的刘集人民，哪把这点困难放在眼下。他們說：“吃得眼前苦，才有将来甜。”許多青年都自动报名参加了搶挖閘基的突击队，輪班战斗在水里。在岸上的老年人和妇女，也不示弱，大家精神抖擻，同青年一样比着干。有的平时很

少挑重担，这一陣不知道是哪来的一股劲，大石条，两人抬着就走了。

这场战斗又接连打了二十多天，这二十多天都是阴雨连绵。困难阻挡不住刘集人民前进的步伐，第一个大閘——跃进閘，终于搶在春播季节的前面竣工了；同时开工的沈家套拦水閘、何家围拦水閘也都相继完成了。

在以后几个冬春里，他們又投放了十二万四千多个劳动日，在全社范围内，先后修起了一百四十一口塘，挖通了三十二条、全长三千八百四十米的渠道，安装了三十五个小涵閘，建立了三十二个固定的、临时的抽水机站，組成了一个纵横交錯的排灌网，逐年扩大了高产保收田的面积。现在，全公社八千一百亩田地，能灌能排，旱涝无忧。

刘集公社在大兴水利的同时，并没有放松改造沙滩的战斗。

起初，他們結合每年播种換茬时期，在一部分漬沙地和响沙地里^①，傾倒了大量的塘泥、陈土和厩肥。随后，他們又采取翻沙取土、以土盖沙、高的挖、低的填、并小块为大块等各种各样办法，向沙滩开展了全面大进攻(图5)。

一九五八年，随着全县“三治”(治山、治水、治土)运动的蓬勃开展，全社組織了一千多人，出动了六百多部手推車，大战刘集販沙滩。这个沙滩，面积約一百二十多亩，他們一面平整土地，一面翻沙，改良土壤。起初，地面搬沙，用車子工效高，进度快。后来，随着取土的槽子挖深了，行車不便，工效大降。

① 响沙地是易旱的飞沙地；漬沙地是不易泄水的砂沙地。



图5 向沙滩开展了全面大进攻

在这种情况下，公社党委及时发动群众出謀献策，大搞工具改革。百人百計，大家想出了很多办法。有的修斜坡，把車子推到槽里搬土；有的搭梯子取土；有的用杠杆吊土。工地上，立即掀起了以四比（比工具改革、比工效、比进度、比质量）为中心内容的群众竞赛运动。

在这场战斗中，既改造了地，又鍛炼了人。

开始，在公社党委提出改造这片沙滩的时候，有的老年人說：“莫枉費了这份心思。要能改，早就改了。”是的，在旧社会誰敢这么想，誰敢这么干？可是，今天时代变了，人民公社有集体力量壮胆，有共产党撑腰，哪有过不去的火焰山！

改造沙滩也的确不那么容易。看，抽一条槽，丈把深，搭着梯子下去取泥土，把土挑起来，还得把沙翻下去。就这样一槽套一槽地翻着，这一片大沙滩，什么时候才能翻完啊？

“疾风知劲草，烈火炼真金”。在翻沙的日子里，五十多岁的老贫农繆材斌，经常是披星戴月，拿大锹，挑重担，脱衣光膀，不知劳累。他说：“沙不翻总是沙，翻一点少一点，一年翻不完翻两年，两年翻不完翻三年，总有一天要把它翻过来。”青年繆訓章有些耐不住了，产生了一些埋怨情绪。

这时繆材斌想起了自己一段辛酸的往事。在旧社会的岁月里，繆材斌同繆訓章的父亲一样，都是靠打长工、卖短工过日子的穷苦人。为了活命，他们不得不长年累月给地主们翻沙改土，热天得不到在树底下歇荫，冷天得不到在家里吃热饭，有时饿着肚子给地主干一天，晚上回到家来，只能吃把蚕豆，喝碗水。他把这些难忘的往事，一五一十地数给繆訓章听了以后，接着说：“如今翻沙，是为了给集体创家业，是为了给后代造幸福，就是再苦也要干下去，连我这上了年纪的人，也恨自己一人不能顶两人用，你还有什么理由不愿干？”

这席话说得繆訓章无言对答，心里感到十分惭愧。以后，他出工在前，收工在后，干的特别带劲。社员们称他是工地上的一只“小老虎”。

十年来，刘集人民不知挑断了多少条扁担，不知磨损了多少把铁锹。十年来，刘集人民搬走了三百多个小沙丘，改造了一千六百多亩渍沙地和响沙地。现在，到刘集去看，呈现在眼前的是一片平展的土地，是一色葱绿的庄稼，谁能辨认出这里原来是片沙滩地，又是荒坡地呢？

胸怀全局 拣重担挑

如今，刘集的社員們自豪地說：“我們这个老棉区，在粮食上，再不会給国家增加負担了。”他們为了在棉区里爭取做到粮食自給有余，在前进的道路上，曾经历过一場思想斗争，也走过了一些弯路。

一九五七年以前，这里一直是国家給粮食，农民种棉花。国家供应粮食最多的一年，曾經达到一百二十万斤。

那时候，群众的說法是：“在粮食生产上，是多收少供应，少收多供应，反正国家包下来了，我們不必操这个心。”后来，他們觉得不应该老是这样依靠国家，說：“当个农民，还要国家供应粮食，这太不象話了！”从一九六〇年开始，刘集公社注意了狠抓粮食生产。但是由于指导思想上的片面，在抓粮食生产的同时，却又忽視了棉花生产。到一九六一年，抓粮食、丢棉花的現象更为严重。这年，粮食总产二百九十四万九千九百六十八斤，比一九五七年增产七十五万六千二百九十一斤；棉花总产二十八万零六百四十斤，比一九五七年减产一十八万一千六百九十斤。这年虽然吃国家供应的粮食不多，但是出售棉花却大大减少了。

冬天，在县四級干部会上，县委表揚了一批获得粮棉双丰收、对国家作出双貢獻的先进单位。程金阶听着內心感到十分慚愧，并主动作了檢討，表示要帶領群众，急起直追，赶上其他先进单位。

散会后，干部們議論紛紛。有的說：“要赶先进，就得开个